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爲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爲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澤東

499 期 20-8-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20 分

支持社陣，捍衛人民的基本權益！

——黨八月十八日發表聲明——

行動黨集團突然宣布閃電式的大選，不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這是一九六三年的閃電式、不民主大選的重演。

爲什麼行動黨集團要在現在舉行閃電式大選呢？

因爲，儘管行動黨在組織上、

人力上、宣傳上和其他設備上都比反對黨佔壓倒性的優勢，儘管它們利用國家機器以誤導和欺騙人民，恐嚇和收買民心，然而，行動黨知道它不能獲得人民的真正支持。它們知道，要是反對黨得到充分的時間和機會將事實的真相告訴人民，行動黨的一切欺騙、恐嚇、收買和繼續執政的一切陰謀目的，將不能得逞！

社陣抵制僞“星加坡國會”已經七年了。我們相信過去的抵制，已進一步暴露行動黨法西斯的本質，與假“星加坡獨立”、“星加坡國會”的虛偽性，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的覺悟，以及人民進行群眾鬥爭，爭取公正、民主和自由的需要性。

爲了適應目前星島人民和具體情況（包括反動派不斷加強的對人民的法西斯束縛與壓制對反對行動黨的輿論）的需要，我們決定重新參加星加坡的大選。儘管大選是不民主的，我們認爲有必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和手段，以暴露行動黨的政治欺騙，進一步提高被壓迫人民的覺悟。

社陣十位候選人的名單，將在

幾天內公布。

我們呼喚人民團結一致，全力支持下列十個選區的社陣候選人，這十個選區就是：蔡厝港、甘榜菜市、大芭窰、國專、梧槽、合樂、武吉知馬、例打、紅山和武吉河水。

我們呼喚那些支持社陣和其他

社陣的主張是：

1. 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
2. 思想和言論自由，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
3. 放寬公民權法令
4. 取消長堤限制
5. 廢除法西斯勞工法令，尤其是“僱傭法令”、“工業關係修正法令”等等
6. 廢除徵兵和“國民服役”
7. 立即停止迫遷和所謂“城市重建”
8. 減低建屋發展局組屋租金
9. 立即停止迫害小販和德士司機
10. 教育自由，廢除“入學准証”

反帝鬥爭的同胞們，積極參加和協助社陣的競選工作，使社陣克服她所面臨的種種人爲的困難，給法西斯行動黨集團更大的打擊！

同胞們，讓我們緊密的團結起來，支持社陣，加強人民的聲音，捍衛人民的基本權益！

11. 對窮人給予免費的醫療服務
12. 男女真正平等與同工同酬
13. 改善農民和漁民的生活
14. 促進民族工商業
15. 減輕稅務
16. 剷除失業和貧窮
17. 一個平等的、正義的、民主的、進步的社會主義社會。

支持社陣、就是反對“國民服役”！

支持社陣、就是反對苛捐雜稅！

支持社陣、就是反對行動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

支持社陣、就是捍衛人民的基本權益！

支持社陣、就是爭取平等、正義、民主和進步！

支持社陣、就是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

支持社陣 擊敗行動黨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家庭計劃”的目的何在？

反動派企圖掩蓋真理以誤導和欺騙人民

反動派常常企圖掩蓋，帝國主義的壓迫就是造成廣大人民生活貧困的主要原因的真相。它們害怕一旦人民認清了真理，它們就不能再繼續壓制和轉移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就不能再繼續維持它們的反動統治。

這就是為什麼李光耀傀儡政權和它們的僕從們，要在最近的某些公共集會上，不遺餘力地宣傳家庭計劃，以欺騙和誤導人民。

實際上，要是人民都能考慮到毫無計劃性的多產，不但對母體，尤其是對嬰兒的健康，有可能而且常常都是會有損害的，而周詳的家庭計劃，將能幫助新婚夫婦安排他們新的生活環境，這樣的家庭計劃，是值得讚揚的。多子女的母親和新婚夫婦，從他們的切身經驗中，將能理解到這不可辯駁的真理，除了一小部份之外，他們都會支持家庭計劃的理想。

然而，爲了自私的理由，李光耀政權在目前的家庭計劃運動中，對健康方面的影響蓄意消描淡寫，而相反的，却不斷強調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其他非醫藥方面的影響，妄圖欺騙人民，以幫助行動黨進行政治宣傳。

因此，它們用半真半假的、歪曲事實的和完全撒謊的言論，妄圖誘使人民進行家庭計劃；這些言論完全是虛偽的、謬論的、和自相矛盾的；這些言論，完全企圖掩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造成廣大人民生活貧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實，而欺騙和誤導人民相信資產階級的謊言，以爲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貧困，是由于所謂“人口爆炸”和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

這樣，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就企圖擺脫它們是造成人民生活痛苦和貧困的一切責任，反而把一切責任推給人民，尤其是生活貧困而又多育子女的窮人來負責！

李光耀的反動論調

讓我們來看看李光耀政權的反

動論調吧。李光耀說什麼“建立小家庭對提高星加坡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生活素質是有決定性作用”。他還說什麼“只要你的家庭少生三個孩子，你和你的子女才有可能過着較好的生活”。

讓我們問：千千萬萬少過三個孩子的勞動人民的家庭，和那些未婚或者結婚後還無子女的家庭，難道都過着像李光耀說的“優裕的生活”、“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更高的生活素質”嗎？難道這些人民的生活不是胼手胝足和一貧如洗嗎？儘管這些人民沒有家庭或者只有小家庭，難道他們的生活不是飢饉貧困的嗎？要是儘管人民只有小家庭，人民的生活還是窮困的話，怎能說“在星加坡，建立小家庭，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生活素質，是有決定性的作用”呢？

現實生活告訴我們，家庭的大小，都不是“對提高生活水準和生活的素質，有決定性的作用”。決定性的因素，就是人民生活在殖民地和人吃人的星加坡社會（以及整個馬來亞），並繼續遭受美英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和剝削的痛苦和不可言喻的困難！

所以，事實非常清楚，人民要真正“提高生活的水準和生活的素質”，不是決定于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在于我們是否能解除帝國主義的控制，把星島和馬來亞的其他部份重新統一起來，建立真正獨立和民主的人民政府，以照顧人民的利益！

雖然，那些目前生活非常窮困的人民，要是他們有一個大家庭，他們的負擔將加重，這是事實，然而，要是說今天人民的生活普遍窮困，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大家庭，却完全不符合事實了。實際上，有許多擁有一個大家庭的人士是富有的

達官顯要，擁有許多財產和妻妾！那怎麼能說“要是你的家庭少過三個子女，你和你的子女的生活就有可能過着較優裕的生活”呢？

就如上述所言，人民生活的貧困，是因為他們受到英殖民地超過一百五十年的壓迫和剝削。倘若人民不能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不能當家作主，人民的生活將繼續窮困和不能使他們和其子女過着什麼“優裕的生活”！

所以，事實非常明顯的，家庭形式的大小和國家人口的多少，絕對不是提高人民生活的“決定性因素”。有許多人口稠密的西方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都非常高；有許多大資本家都有龐大的家庭。實際上，某些國家的政策，還特別鼓勵大家庭以提高人口。在法國，就是這樣。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李光耀在最近的家庭計劃運動中的宣傳，都是無稽之談。

李光耀政權並沒有真心誠

意來改善社會服務！

同樣的，李光耀政權的其他論調，也輕易地證明是虛偽的謬論。例如，它們撒謊地宣傳什麼只有小家庭，當局才有可能改善教育、衛生和社會服務等等的素質。

這裡，同樣地，什麼“決定性的因素，不是決定于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統治階級的政策。因爲，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親帝政策，把數千億元龐大的人民血汗錢花費在工業區和其他只對外國壟斷資本家有利的建設上，以及建立傀儡軍警以鎮壓人民，而只有小部份和按比率不斷減少之人民血汗錢，是用在教育、公共衛生和社會服務上，儘管人口逐年增加，這些公共服務經費却没有顯著提高。

實際上，李光耀反動政權只顧向人民抽稅，却没有真心照顧人民的利益。吳慶瑞寡頭也不打自招，宣布要削減社會服務方面的經費，以便把更多的人民血汗錢，花費在

英帝所謂“撤退”後的所謂“防務”開銷上。

從這些，清楚地表明，不管家庭形式的大小，李光耀政權都不是真心地把人民的血汗錢，用在改善教育、衛生、和社會服務上，而是為美英帝國主義的需要所服務。

所以，行動黨宣傳什麼要是人民都只有小家庭，它準備改善社會服務完全是無稽之談。反動政權不可能改變它的親帝反人民的本質。實際上，要是人口增長率降低，這將使李光耀政權把更多的人民血汗錢花費在建立傀儡軍警以鎮壓人民！

這和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照顧人民利益的政策，真是天淵之別！

自我暴露的欺騙宣傳

然而，在它企圖誤導和欺騙人民時，李光耀政權也不得不自我暴露。例如，在宣傳中，它們盡量誇張所謂“經濟成長”、“提高國家生產品質”、“繁榮”和“全面就業”，妄圖把自己製造成一個完美的形象。

然而，在家庭計劃運動中，因為它們企圖使人民相信家庭計劃的實施和少過三個孩子的需要，李光耀政權承認（雖然是無意的）人民大眾所熟悉的，然而，却是反動派長期企圖加以掩蓋的事實。

例如，在談論所謂“要是你的家庭少過三個孩子的話，你和你的孩子將過着較優裕的生活”時，李光耀事實上已承認，今天在星島，人民已遭受到外國壟斷財團的重重壓迫和剝削，即使他們要維持一個少過三個孩子的家庭的最起碼的生活，也是困難的！

同樣的，在它們的宣傳中，李光耀在無意中也承認在星加坡人民的生活是普遍貧窮的；“生活在鴿子籠式的組屋和農村地區的人民，都是窮人”；工人窮得無力供給他們的孩子受中學教育的機會；因為貧窮，很多學童都患上營養不足和貧血；因為低廉的工資，工人付不起目前高昂的生活費，即使工資提高，再加上第十三個月花紅，也“抵銷”不了生活費的提高。工人的生活最後還是非常困苦；教育、衛

生、和其他的社會服務，還是全部不夠；星加坡經濟的發展，也不能緩和（更不必說要解決！）今後的日益嚴重的失業浪潮，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統治下，星島人民的前途是可悲的，等等。實際上，李光耀不是自己承認“雖然星加坡將繼續達到高度的經濟發展率，這些父母（即那些繼續生育多子女的父母）將繼續受到經濟上的壓制”嗎！？

暴露行動黨的偽善面目

星加坡目前的家庭計劃運動（像最近在吉隆坡所舉行的亞細安勞工與人口政策研討會一樣），是聯合國所鼓吹的環球性宣傳運動的一部份，以幫助國際帝國主義（現正遭遇一個又一個不斷加深的危機）把人民的視線集中在所謂“人口爆炸”上，以轉移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爭取公正、公平、民主的民族解放的鬥爭。

同時，李光耀傀儡政權也利用這一次機會，為這屆大選進行宣傳。偽“部長”和豬仔議員，也利用演講和沿戶訪問，進行宣傳。它們企圖製造一個假象，使人民以為它們是所謂“關心”和“照顧”人民的利益和社會服務。

然而，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偽善面目，是不難加以暴露的。第一，李光耀政權對有關家庭計劃各方面所談論的，都不是真實的。它們的論點是虛偽和不符合事實的，就如上述所言，這一切都是企圖誤導和欺騙人民的。

第二，它們並不是真正要照顧人民，尤其是母親的健康和福利。例如，它們削減政府對社會服務的開銷，提高診療所的門診費、生產費和醫院費，削減政府服務的分娩假期等等。

第三，它們要求父母進行絕育，但却和它們為難墮胎者的態度互相矛盾。婦女要合法墮掉她們所不要的胎兒，是會遇到許多障礙的。

第四，它們對年老而無依靠的人，沒有提供任何保障。父母生二個以上的子女，是因為他們需要在年老時，依賴子女的反哺。如果政府要真正照顧人民的利益，必需先提供養老的保障。

在早期，公積金是所謂照顧工人年老時的經濟保障。然而，很多人民都被迫用他們的公積金，分期付款方式來購買組屋，以加重他們的負擔。在這樣情況下，作為人民年老時經濟上的保障的公積金，就告吹了。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李光耀政權不是真心誠意地照顧人民的利益。它們所有一切欺騙性的宣傳，都不能掩蓋它們在目前提倡“家庭計劃”運動的主要原因，是它們瞭解到星島從馬來亞大陸分隔開來後，將不可能解決未來的經濟困難。所以，它們現在準備把它們自己造成人民生活困難的一切責任和災難，推給人民，尤其是那些“不準備節育的頑固婦女”，以及那些“把她們的收入花費在扶育太多子女”的婦女們身上。

行動黨的恐嚇

反動派經常耍弄政治欺騙和法西斯鎮壓的兩面手腕，以統治人民。在家庭計劃這個問題上，為了引誘人民實行家庭計劃，李光耀甜言蜜語，答應什麼“更好的社會服務”、“優裕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水準”、“爬上更高的社會地位”，等等。然而，同時它們還公然地揮舞鞭子恐嚇人民。

目前，婦女生育超過二個子女，已需要付出更多的醫院和分娩費，在僱傭法令下，婦女生育超過二個子女，更不能享有分娩假期。建屋發展局在分配組屋時，並沒有給予那些大家庭優先分配權。

現在，李光耀政權更進一步，恐嚇“將採取行動對付大家庭”和“對生育太多子女而又不能給予哺育的父母，進行處罰”！

看李光耀政權是如何暴露出它們自己的法西斯反人民的本質！

社陣的觀點

社陣認為，如果為了照顧母親的健康，而提倡家庭計劃，這是值得讚揚的。政府有責任將一切醫藥和科學上的事實，擺在人民的面前，讓他們作自己的決定。

可是我們反對用所謂“將採取行動對付大家庭”等恐嚇和強制的

（轉入第十二版）



堅持針鋒相對的鬥爭 保衛工人的利益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九日廣播〕近年來，我國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不斷提高，工人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鬥爭不斷發展。面對着這種形勢，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除了通過傀儡政權加緊鎮壓之外，還指使他們的反動政黨——巫統在去年四月初建立了一個名為“工人與工會局”的機構，大搞破壞工人團結和監督工人運動的勾當。

但是，我國各族工人同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壟斷財團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近年來，巫統“工人與工會局”的各種陰謀，在工人階級的力量面前宣告失敗。越來越多的工人不願拉扎克集團的鎮壓，沖破黃色工會工賊的束縛，向國內外大資本家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拉扎克集團眼看自己的陰謀破產，十分焦急，就在今年五月，指使巫統“工人與工會局”召開一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名義上是討論工人與工會在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的作用問題，實際上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伙同一小撮工賊炮製進攻工人群眾新陰謀的險惡步驟。僑內政部長依斯邁親自主持“研討會”的開幕式，他的開幕詞表明：在工人群眾中加緊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情緒，破壞工人階級的階

級團結，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進攻工人的最主要的手段。它明目張胆地叫嚷：“現在註冊的工會有兩百三十三個，會員總數為二十七萬。其中馬來人佔百分之四十，印度人佔百分之三十六，華人佔百分之二十三，工會會員是以馬來人居多；但是馬來人成為工會各級領導人的却不多，這種現象必須改變”。全國職工總會的第二號頭目依不拉欣姆沙附和說：“很少馬來人當工會領袖，是工會法令的弱點所造成的”。

依斯邁在開幕詞中除了瘋狂煽動馬來沙文主義之外，還要工人馴服地做大資本家的牛馬。他喋喋不休地強調，“國家經濟要穩定”；“工資要穩定”；“要提高工人生產率和紀律性”；“鼓勵外國投資，要使資本家相信工人的活動不會威脅資本家的利益”等等。巫統的其他頭目如西努、佐哈里以及僑檢察長卡迪爾尤素夫也叫嚷：“必須避免任何罷工，不要危害工業

發展和外國投資，不許任何人破壞國家經濟。”巫統副主席哈俞顛倒是非，咬牙切齒地胡說什麼“增加工資使物價高漲；增加工資不但買不到更多日用品，而且威脅國家經濟”。換句話說，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召開這個“研討會”的另一個罪惡目的，就是要加緊鎮壓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的鬥爭。

從這次“研討會”中，人們還看到拉扎克集團企圖用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反動思想來欺騙和腐蝕工人，首先是馬來族工人，以達到破壞工人團結和顛覆工人運動的目的。卡迪爾尤素夫宣稱，傀儡政權要在工人中貫徹“新經濟政策”，怎樣貫徹呢？他說，傀儡政權要規定，工資股票最少必須賣百分之三十給馬來工人。拉扎克也說，這是“為了使工人能夠為自己積極服務的工廠的利益而動勞工作”。人們不禁要問，工人要求增加一點點工資都被拉扎克集團當作“威脅國家經濟”，本來就十分窮困的工人，從那裏找錢來買股票呢？完全可以肯定，這百分之三十的股票，最後都將落到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一小撮工人貴族的手里。

美國、日本及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資產階級，曾經採取克扣工人工資的方法，欺騙甚至強迫它們所僱用的工人購買它們公司的股票，企圖麻痺工人的鬥爭意志。它們把這個破壞工人運動的大陰謀叫做“人民資本主義”，但是，幾十年來，它們除了養了一小撮工人貴族之外，撲滅不了工人運動。現在，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竟然抄襲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的卑劣手法，這只能說明它們黔驢技窮。

各族工人要提高警惕，揭露拉扎克集團的新陰謀。黃色工會的頭子，不管是印度人、馬來人還是華人，都是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走卒，都是各族工人的敵人。廣大

（轉人第十版）

戰鬥消息

解放軍在反“圍剿”戰鬥中 殲滅敵人一百名取得重大勝利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九日廣播〕今年六月中到六月底，活躍在吉蘭丹泰國邊境的我軍某部，英勇戰鬥，勝利地粉碎了馬泰反動派的聯合進攻。

根據不完全統計，我軍在數次戰鬥中，共打死打傷敵人一百名左右。其中六月二十日的地雷戰，炸死敵人七名，重傷九名，輕傷一批；六月廿六日的地雷戰炸死敵人三名，炸傷十名。

在這次反圍剿戰鬥中，敵人死傷累累，士氣低落。有一些敵兵說：“這次行動政府虧大本，自己死傷很多，又花了很多錢，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有的說：“共產黨很厲害，找又找不到，我們一進森林，不是踩中地雷就是挨打”。

我軍的勝利給人民群眾以極大的鼓舞，儘管敵人嚴密封鎖，但我軍打勝仗的消息還是迅速傳開，人民群眾無不興高采烈。正在田里種稻的人民群眾，一聽到我軍勝利的喜訊，情不自禁地高聲歡呼，並且跳起舞來。各地群眾奔走相告，齊聲讚揚我軍英勇善戰，地雷戰威力巨大。他們說，解放軍打得好，打得狠！



“新加坡你多年輕” 見鬼去吧！

◆◆◆ 山石 ◆◆◆

李光耀傀儡自從得了英帝的聖旨，要他担任星加坡的總管，代替管理星加坡之後，他便千方百計地收買反動文人，篡改歷史、大編公民書、大編歌曲，一定要把“英國的殖民地”吹成是什麼“共和國”，向人民灌輸反動的國家意識。“新加坡你多年輕”正是爲此目的而用大量獎金徵求到的反動歌曲。

這首歌曲一開頭，就用了大量形容詞，要把毒霧瀰漫、社會風氣腐敗、人民生活貧困的新加坡吹噓成什麼“廣大的天空正飄着白雲，遼闊的海上風平浪靜”；什麼“椰樹結實累累，膠林排列成行”；什麼“花兒紅、草兒香”；什麼“潔白的沙灘，堆滿閃閃的黃金”，用這些美麗的詞句來形容新加坡，當然是爲了符合李光耀傀儡政權，用美麗的外貌來掩蓋人民生活貧困的政策。

李光耀傀儡政權所謂把新加坡建設成一個“花園城市”的謊言，只能用來欺騙一些不知底細的外國人；對於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們，那是一點也沒有效用的。誰不知新加坡那里有“果實累累的椰樹”呢？許多椰林，早已被李光耀集團的利斧，砍得七零八落了；至於那些少得可憐的膠林，管它成排也罷、成行也罷，那都是官僚買辦資本家、地主和惡霸的財產，而我們的割膠工人的生活却是苦得很哩！

說到沙灘，最有名的白沙沙灘，現在被幾間外國壟斷資本的工廠的油污污染，不但一點不潔白，還“閃閃地”發着黑光了。

歌曲還用了一些表面的“欣欣向榮”的景象來欺騙人，而唱出什麼“碼頭上，水清漣，無數的貨物不斷的搬運，日夜工作不停息”；什麼“飛機場，多宏偉，無數的旅客，不斷的往來，日夜川流不停息”。

新加坡的碼頭的確是日夜工作不停息的，但我們的碼頭工人的生活，却是朝不保夕的，辛辛苦苦干活的人們，三餐却不能吃得飽。大

部份的碼頭工人，特別是駁業工人，到年紀大了，氣力弱了，還得過淒淒慘慘的日子，流傳在駁業工人中的一句話“苦力頭，乞丐尾”，就是有好的證明。

新加坡飛機場上來來往往的“客人”，是些怎樣的人呢？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李光耀集團“出賣新加坡”(sell singapore)的廣告吸引來的，他們正是爲了要買取新加坡而來的。這些人大多是美國、英國、日本、澳洲的大資本家。他們知道新加坡的工資低廉，又能够保證賺錢(李光耀傀儡政權爲了“出賣新加坡”的計劃成功，特地給這些大資本家的保證)，當然都樂得紛紛到來。這些人不但來剝削我們；還帶了一些毒品：嬉痞士精神、迷幻藥、色情影片來毒害我們。所以這些人來得越多，我們就越倒楣，生活就越痛苦，越悲慘。

歌曲接着又有“我們要與海爭地，這裡，那里，響起鏈泥機的聲音”，其實，“與海爭地”是假的，與民爭地才是真的。爲了把大片土地出賣給大資本家建工廠，李光耀傀儡集團極其野蠻地、殘暴地把農民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趕去住在一間數方碼的多層貧民屋。

“這裡，那里，工廠噴出濃烟”。在新加坡這裡那里的工廠，大多是外國資本家的。這些外國資本家們本來善於剝削，再加上傀儡政權的幫助，結果是濃烟噴的越多，濃烟底下的工人就越是臉黃肌瘦。就是在裕廊最大規模造船廠里工作的工人，每日工資也不過區區的七、八塊錢，而僅僅車費，就已佔去一日工資的四分之一了。

又有什麼“一座座高樓大廈，

變成人造的風景”。新加坡的“高樓大廈”是多得很，除了大資本家、大官僚的辦公室、住家是高樓大廈之外；貧民住的也是“高樓大廈”。但前者在高樓大廈里賺錢享福；後者却是在“高樓大廈”里挨飢抵餓，此外還要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拿來付給李光耀傀儡集團這個“最大的房東”。

歌曲還胡呼亂叫：

“我們有理想，富庶、快樂、和平”。在這個勞動人民的地獄、資本家的天堂里，如果一定要說有“富庶、快樂”，那當然悉數是資本家的，而“和平”在哪里呢？鬼曉得！

“我們有健康的人民”，可是日日夜夜有無數的人民受着霍亂症的威脅。

歌詞最後盜用社會主義國家歌曲中常用的詞句，叫出什麼“我們要在你的旗幟下，邁開大步向前進！”“嗚呼，“新加坡國”！

這首歌早在僑新加坡國成立後不久就出籠了，而且很得李光耀傀儡政權的重視，可惜至今還是流行不起來，正是因爲它不過是謊言和空洞詞句的堆砌罷了。現在雖然聽過了某些人的口，而使一些沒聽過這首反動歌曲的人們興趣起來，但反動歌曲畢竟是反動歌曲，墨寫的謊言，嗚嗚啞啞的聲音，又豈能掩蓋得了血淋淋的現實？！

“新加坡你多年輕”見鬼去吧！

附：最近，有一些讀者曾致函本報，詢問“新加坡你多年輕”這首歌曲的內容。在我們還未回覆讀者們的來信之前，山石君已投了一則有關的稿件來，現在，我們把這篇文章刊登出來，讀者們就可以看出，這正是一首歌頌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僑“新加坡國”及歌頌傀儡統治的一首反動的歌曲。

——編者——



列寧著作選譯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列寧——

(接上期)

第二句話，首先從歷史上來看是錯誤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參加過極端反革命的議會，經驗表明：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1905年）之後，這樣做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不合邏輯到驚人的程度。如果議會正在變成反革命的機關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帶說一句，事實上議會從來沒有成為而且也不可能成為反革命的“中心”），而工人正在創立自己的政權工具即蘇維埃，那末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工人必須準備（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準備）去進行蘇維埃反對議會的鬥爭，準備由蘇維埃去解散議會。然而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因為在反革命的議會內部有蘇維埃反對派，就會使解散議會感到困難或受到阻礙。當我們勝利地進行反對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鬥爭時，我們從來沒有認為，他們那裏有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反對派這一點，對我們的勝利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因為在要解散的反革命立憲會議內部有徹底的布爾什維克派和不徹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樣的蘇維埃反對派，所以並不感到困難，反而感到方便。提綱的作者完全糊塗了，他們忘記了一系列革命的經驗，也可以說是所有革命的經驗，而這些革命的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把反動議會外的群眾行動和議會內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對派配合起來，是特別有益的。荷蘭人和一般“左派”像革命的學

理主義者(9)那樣，在這方面發議論，他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沒有深刻地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為主觀上“否認”某種反動機構，便算是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的共同力量把這種機構破壞了。使一種新的政治（不僅是政治的）思想聲譽掃地，受到損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維護為名，把它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因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樣），加以誇大，把它運用到實際所能應用的範圍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甚至必然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為了証明蘇維埃政權比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優越這個新的真理，荷蘭和德國的左派正在像熊那樣幫這種倒忙(10)。自然，誰要是照舊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那是不對的。我不想在這里來說明在那些條件下抵制議會才是有利的，因為本文的任務要小得多，它只是結合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的幾個迫切問題，來考察俄國的經驗。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的一次抵制是成功的、正確的（1905年），另一次是錯誤的（1906年）。我們把第一次抵制的情形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夠使反動政權不能召開反動議會，是因為當時議會外（尤其是罷工）的群眾革命行動正在異常迅速地發展，無產階級和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給反動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無產階級通過罷工鬥爭和土地運動保證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群眾的影響。十分明顯，這個經驗對歐洲目前的條件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理由，同樣十分明顯，荷蘭人和“左派”為拒絕參加議會的主張辯護（哪怕是有條

件的辯護），是根本錯誤的，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事業是有害的。

（待續）

◎ 注 釋 ◎

(9) “學理主義者”過去在本書中譯為“教條主義者”。

——譯者注

(10) 這個典故出自“克雷洛夫寓言”，他在“隱士和熊”一篇中描寫一隱士和熊做朋友，一天，隱士和熊出游，途中隱士因倦酣睡，熊爲了趕走一只歇在它的友人鼻子上的蒼蠅，用一塊大石頭把友人的腦袋砸成兩半。——譯者注



名詞解釋

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

未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落後國家，封建經濟未被摧毀，外國資本勢力已侵入，與半封建勢力取得勾結，使由封建制度中蛻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大部份成爲外國資本家的附庸和買辦，外國資產階級就通過買辦和封建官僚來操縱這落後國家的經濟政治權和剝削勞動人民，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剝削者，則依存外國資本勢力維持其統治權，這種複雜的經濟形態，便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

通貨膨脹

Inflation，指通貨的異常增加而言，即通貨的供給遠超過需要，質言之，市場上不需要大量的通貨，而政府的通貨發行機關（銀行）却大量印造通貨，源源發出。通貨膨脹的原因，最普通的爲政府財政竭蹶，以濫發通貨爲財政來源，通貨膨脹一定刺激物價上漲，因此，固定收入者受損。



(33)
1972

樹膠花開的時候

* 田野 *

(接上期)

那農民這時就向魯士曼走去，瑪伊沙緊張的心情像得到了支援而放鬆了下來。那農民向她點點頭，就彎下身來，把瑪伊沙按在魯士曼頭上的布移開，那傷口約有三寸長，深到額骨，那農民把口中咬的草葉吐在手心中，然後向那傷口按下去。

“有布嗎？”那農民問瑪伊沙。

“有的。”瑪伊沙答着又從身上撕下一塊布來。那農民拿了布，小心翼翼地替魯士曼包紮起來了。

“這是免錢的草藥，血不會流了。我們窮人只好這樣。”那農民開口就說。

“阿芒，您也是土地局的耕種人吧！”瑪伊沙向那農民問道。

“我叫烏新，也是這裏的耕種者，我就住在新路那里，左邊第二間就是了。”那農民說。

“阿芒，今天多虧你多隆，不然我也不知道將怎麼辦呢？流那麼多血，我的手都冷了。”瑪伊沙說。

“一樣一樣，互相多隆，這是小事。”烏新停了停又轉了口氣說：“你們的地耕得好快呀！就要種膠樹了吧。”

“還要多一個時候，看看翻種局什麼時候配來，就什麼時候種吧。”

“我還沒有收拾一半呢，人都不夠，只有我和一個女兒。”烏新停了停說：“我要回去吃午飯了，不然伊娜要等急了。你們已經知道我住那里了，有空可以去我家坐坐啊。”

烏新走了，魯士曼望着他離去，突然一股感激的和期望新的友情的激情湧上來，他喊了一聲：“烏新，謝謝！”

烏新轉過頭來，慈祥地望了一眼說：“一樣一樣的！”

以後的日子，魯士曼的一家人常到烏新那里去作客，他們成了好朋友。在他們交往的過程中，他們發現烏新是個很有智識的人，有些鄰居的農民發生一些糾紛或是家庭發生一些問題也常去找烏新協助調解，他們常聽到烏新問一句話：“大家都是農民，都是窮人，還吵什麼？”

馬末常常到烏新的家去幫忙工作，起初是偷偷地去，後來就公開地去了，因為家人知道了也不反對，只是瑪伊沙說：“小心人家會對你有什麼想法，他家的女兒已經長大了。”

× × × ×

他們的樹膠苗已經長到有一個人高了，又逢到雨季，長得特別快，他們的心情也感到無比的寬慰。

記得樹膠剛下種兩個星期的時候遇到旱天，他們都擔心樹苗會枯死，不會發芽，到第三個星期才下起雨來了，這樣又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一天，沙峇從園里跑回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到屋外就大喊：“媽媽，你來看呀！”

“噢什麼呀！沙峇。”瑪伊沙一邊說一邊跑了出來。

“你看！我們的樹膠發芽了。”沙峇說着把手中的一段樹膠樹的嫩芽舉給媽媽看。

“啊呀！你，你這傻小子！”瑪伊沙一邊又高興又好笑又生氣地打了沙峇一下。

魯士曼從屋後跑來，氣呼呼地說：“你笨蛋，嫩芽給你拔斷，樹膠苗就死了！”他想衝過去打沙峇一巴掌，但被瑪伊沙攔開了。

“你瘋了，他小孩子，怎麼會懂呢？再說，難道你不高興嗎？我們的樹膠已經發芽了。”瑪伊沙對拉緊着臉的魯士曼說。

魯士曼站了一會，想了想，終於臉上露出了笑容：“哈哈，我們

的樹膠樹發芽了，我去看看！”他說着，就向膠園芭那里跑去。

膠樹的芽長出約一呎高就開出了葉子，隔一小段日子再出芽長高到兩呎，這樣繼續長高，但每一棵樹苗的生長率不一樣，因為水份和土地肥沃的關係，有些一次出芽可以到兩呎才開葉子，有些不到一呎就開葉子了，這些生長的情況很引起沙峇的興趣，他每次都用呎去量，然後回來對媽媽說：“園里長得最高的是兩呎，最矮的只有八吋而已。”

瑪伊沙每次聽沙峇的報告總是笑笑說：“傻孩子，你量了，樹就不會大了。”但沙峇不放在心裏，樹苗每長一節，他就去量了。

× × × × ×

往後五年的日子是很長啊！他們每月從土地局拿到六十塊錢的津貼費，其實是貸款的錢，以後樹膠收成的時候是要還回去的，而且還加上不少的利息呢！

這六十塊錢要供給四個人一個月的生活，這叫他們怎樣過日子呢？樸素辛動的農民自有他們對付生活的方法。

一天魯士曼從鄰居的園里揀回了一大堆的木薯莖和一些芋頭的小種。他一到家，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把那些東西往屋角一丟，就在地板上坐了下來。

瑪伊沙跑了過來，魯士曼就對他說：“我們以前富的那塊地的錢只有剩幾十塊了，以後的日子更難過了。唉，我從鄰居那里討了這些東西回來，可以在樹膠苗的間隔里種下去，就担保會有收成的。馬末呢？叫他來把木薯莖砍砍，砍成一節一節，有一呎長就可以了，然後拿去種，種的時候，那節東西要放斜一點。這樣木薯才會長得好。”

瑪伊沙看魯士曼說了一大堆之後，終於說了：“馬末不在了，叫沙峇來幫忙了。”

“馬末，這孩子到那里去了？”
 “魯士曼嗜味地問。
 “還不是到烏新的家去了。”
 瑪伊沙說。

“這孩子，噢，噢，”魯士曼停了停又說下去：“你有聽到外面的一些人說嗎？馬末和烏新的女兒伊娜在相愛呢？你看這怎麼辦呢？”

“伊娜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又勤勞又懂事，馬末會找到這樣的姑娘也是他的幸運，難道你不高興嗎？”

“好是好，可是我們總得有點費用吧？像現在這樣的日子，怎樣去找點錢呢？魯士曼擔憂地說。

“可以給他們先訂了婚，到我們的膠園有了收成的時候，再結婚吧。”瑪伊沙說。

“噢，就這麼辦吧！到那時候”魯士曼的臉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把落克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來說：“那時候，我們的日子可好了，每月收入有三百元，還怕不能結婚，連沙峇結婚也可以。”

× × × × ×
 五年在辛勤的勞動和苦難生活的交接下過去了，馬末已經是一個體格健壯的青年人了，小沙峇也不再是光着身子的小孩子了，他已經是勞動的助手，一個成長中的小農民。

魯士曼顯得蒼老多了，黝黑的臉上，多刻上了幾條皺紋，那額角上的傷口因為沒有醫藥照顧，留下了凸出的傷痕。

瑪伊沙也不能例外，每天的風吹日晒，使她的背脊常常隱隱作痛。

馬末和伊娜在去年訂了婚，說明在樹膠收成的日子就可以結婚了。

一天，魯士曼因到老甘榜去，回來的時候，心里悶悶不樂，一句話也沒說，瑪伊沙看在眼里，就問他。

“喂！你回甘榜碰到什麼事啊！怎樣一句話沒說的啊。”

“我們那塊地當店把我們賣了。聽說當店賣了四千多塊錢。”魯士曼憤憤地說。

“那麼，我們那時富多少呀！我却忘了。”瑪伊沙問。

“那時才當二千塊錢啊！”
 “那麼當店不把剩的錢還我們了。”

“你真傻，我們已經幾年沒有還利息錢了，當店把我們的地吃了。他怎麼會把錢還給我們呢？”

“啊！白白被吃了二千塊錢，真叫人心痛啊！”瑪伊沙痛心地说。

“窮人就是給人吃的，有什麼辦法呢？”魯士曼也無可奈何地說。

× × × × ×
 樹膠樹已長成約有碗口大了，樹葉茂密地把強烈的陽光也遮住了。從遠遠望去，似一片綠色的海洋，那青的，綠的波浪常常因山風的吹拂而激盪翻滾。

早晨，雨剛停了一會，魯士曼和沙峇到膠園里去了。

氣溫又低，他們感到很冷，又着手在那園里的小徑走着。路旁的野草上的水珠把他們身上的衣服都弄濕了。就在這時候，沙峇狂喜地尖叫了起來：“阿雅，你看，那是什麼？”他指着樹膠的樹梢，望着魯士曼。

魯士曼抬着頭，向樹梢望去，剎那間，他怔住了，那複雜的表情使他的皺紋收縮了起來，但剎那間又轉成了狂喜，那收縮的皺紋在微微地抖動，一顆豆大的眼淚沿着他臉上的皺紋滑下來。那樹梢上的一束束的淡黃色的小花朵，在他的淚眼里閃耀，擴大。那是六年來的血和汗凝成的花朵。

魯士曼緊緊地把橡樹擁抱起來，擁抱着期望，擁抱着幸福的期望。“我們的橡樹開花了，開花了。”他喃喃地說。

沙峇久久地望着那樹膠花，他也深深地受了父親的感動，他也不再像從前拆樹苗的時候，要跑上樹梢把花朵拆一束下來。

“沙峇，你知道嗎？我們的膠樹可以開割了。”魯士曼說，這語氣的親切和溫和是沙峇從來沒有聽過的。

沙峇點點頭，表示知道魯士曼

的意思。

“知道嗎？我們的生活就要美好了，這是我們日月辛勤的勞動換來的。”魯士曼又接下去說。他的內心感到收成的喜悅和驕傲。

沙峇的臉上也有了笑容，在笑容里他想了許多，也許他能夠再揸起了書包上學去。

× × × × ×
 不久他們的膠園開割了。

從土地發展局里他們領來了許多膠杯，膠匙，鉄綫等東西，這是開割要用到的物品，魯士曼帶着滿臉的笑容在點數着，然而在土地局大帳簿的黑單上記下的新的帳，魯士曼借款五百元。

才新開割的膠樹，膠汁總是濃而少的，那五依吉的膠園才收到了二十斤膠水。

有了收成，心情當然開朗的多，日子也過得快，一下子，一個月就過去了，魯士曼帶着滿心的歡樂到烏必去算帳等錢去了。

一路上，他內在盤算着：“雖然這個月當下雨，只利了二十天，但是如果每天有三五塊錢的話，也有整百塊錢吧。那時候，日子就會輕鬆的多了。如果以後，膠汁再增加的話，二百塊是不成問題的，那是馬末就可結婚了。

魯士曼到了烏必那里，遇到了許多人在那里，他們也是來結帳的，個個都在歡談着，但有一點情況却引起了魯士曼的注意：一個從烏必出來的人那股歡笑的勁全沒有了，苦着臉，搖搖頭，眼睛茫茫地瞪着。

這一下人們的歡談中止了下來，變成了交頭接耳。“拿到多少錢啊？”有一個聲音在發問。但是沒有回答，那個剛從烏必出來的人已經走遠了，他只有搖搖頭，擺擺手，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這情景給魯士曼的幻想打了重重的一棒，輪到他的時候，他的歡樂的笑容也表露不出來了，只有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進去。

一個帶着一條長領帶的人在翻着大帳簿，那條過長的領帶彎彎地躺在他的肚皮上，他是這個土地發展局的代表，據他自己說是某個

部長的妻子的表弟。這里人們只叫他各蘭尼。

“你叫魯士曼？”那各蘭尼問，一面在查着大簿。

“意爾(9)，是我。”魯士曼回答。

“你這個月樹膠的收入是五十九塊二角。”那各蘭尼指着帳目給魯士曼看。

魯士曼看了一下，他根本就看不懂那本大帳簿上寫的是什麼，但有一句話却自然地從他的口中流了出來：“英尺，怎麼才這樣少呀！”

“誰叫你這樣懶，才割二十天。”那個各蘭尼瞪圓着眼說。

魯士曼的心像被狼咬了一口，感到無比較痛，他活了近五十歲了，從五、六歲起就開始勞作，從來也沒有人說他懶惰。但現在就聽到了，他氣得喘着氣，但是沒有發作。

“天下雨，你叫我們這麼割了，如果不割膠樹，膠也會流掉。再說，二十天也沒有這樣少錢呀！”魯士曼還是忍着氣說。

“你要抗議啊！”那各蘭尼大聲說，那聲音大有像一隻餓了幾天的狼看見了一頭羔羊發出的嘶叫聲。

“不！我只是問個原因。”魯士曼心里在矛盾，他在考慮和這種人吵架的結果。

“你知道嗎？現在的膠價只有三十分了，你以為還會像以前有一塊錢啊！這就是原因，你懂嗎？”各蘭尼說。

魯士曼默默地沒有作聲，他想着剛才那位農民為什麼不會回答朋友的詢問。

“根據你和土地發展局簽的合約，規定你在膠園收成時必須償還你欠下的債務，每個月六十塊錢給政府，直到還清為止。從上個月起，魯士曼，你已經成爲一個園主了，因此你和土地局的合同的第五條開始生效。從你的收入中扣除六十塊還債，不管收入多少，每個月還債照樣進行，你明白嗎？”各蘭尼不停地說了一大堆話，這些話使魯士曼聽到人都有點呆去了，他冷靜

了許久才說：“我明白了。”他說的十分簡短而有力，可以聽出那“明白”兩字含意的深刻了。

“你的收入，我已經講過了是五十九塊二角，而你必須償還六十塊錢，你有帶錢來嗎？還差八角。”那各蘭尼淡淡地說。

這幾句平淡的話在魯士曼聽來像是晴天響雷，使他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又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這是事實，他的聽覺很好而那位各蘭尼說話的聲音也不像害羞的姑娘。

“還差八角，我，但是我，我是來拿卡吉的呀！”魯士曼好辛苦才迸出一句話來。

“拿卡吉，你還想拿卡吉，拿！母拓！00。你八角錢沒有不要緊，我把它記在下個月，下個月你必須還六十元八角。你可以回去了，不要在這里發呆了。

“但是，但是，土地局不是說每個月有三百元的收入嗎？”魯士曼有點痴痴地問。

“那是騙……”各蘭尼說了一半就停止了，他知道自己說溜了口。

“你說什麼啊，那是騙人的嗎？”魯士曼雖然像失去了理智，但我說過的，他的聽覺還是很好的。

“不！不！我是說那是在以前，以後的膠價，現在膠跌價了，你不能怪我們，只怪命，阿拉說的只怪命，不能貪別人的財富。”各蘭尼解釋地說。

“但是，但是……”魯士曼還想說什麼，但是他的腳步已朝門口走去了。

魯士曼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走回家的，到了家里，妻子瑪伊沙帶着關切的微笑迎了上來。

“拿到卡吉了，多少錢呀？”瑪伊沙問道。

魯士曼無力地跌坐在地板上沒有回答。

“你怎樣了，怎麼不說話，家里在等你拿錢買米呢？”瑪伊沙摸不着頭腦。

魯士曼又沉靜了許久，突然把一個大拳頭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下去，“碰”的一聲，魯士曼站了起來說

：“錢！我那兒還有錢呀！錢全被他們剝光了呀！”魯士曼說的像哭聲一樣。

“怎樣！你遇到了強盜？”瑪伊沙還是不知道真情。

“是的，是強盜！是土地局那批比強盜更厲害的痞卑。我們不但沒有錢拿，白白割了一個月的膠，還倒欠他八角錢呢？你說叫我們怎樣活下去呢？”魯士曼憤憤地說。

“真是這樣，那以後我們怎樣辦呢？”瑪伊沙知道了情形差點哭了起來。這時門外又走進了一個人，原來是馬末回來了。

“馬末，你說怎樣辦呢？”瑪伊沙哭喪着臉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他的兒子。

“我們上了人家的當了。”馬末也沒有什麼決定，但是隔了幾天之後，他就收拾包袱到外地去找工作了。

× × × × ×

以後的日子，雖然膠汁多了一些，但每月的收入，扣除了債務就是一十多元到五十塊之間，這情形比樹膠花開之前更慘了，差不多每月一號到二十號的膠是割給土地局的，二十號以後的膠才是自己的。魯士曼的臉整天罩着烏雲，他的幸福的期望全部破滅了，脾氣也越來越怪了，不是沉默無言就是大聲叫罵，甚至拿妻子瑪伊沙和沙峇出氣。

一個官員會對土地局的農民說：“你們初搬來這里的時候已經過着闊氣的生活了，有土地有房屋，有生活費。人們要生活好必須先苦後甜，而你們已經先甜了，現在就是後苦了。這是公平的，一點也不能怨人。

四

魯士曼帶着沉重的步伐，挑着那倒剩下來的須古桶的膠汁到土地局的樹膠承包商去賣。

“你怎麼只剩下這一點膠啊！”那收買的人向魯士曼。

魯士曼氣在心里沒有開口回答。

這時就有一個人跳出來說：“你是不是倒去別地方賣了，快說。”
(待續)



美帝的忠實奴才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五日廣播〕拉扎克集團在政治上為美帝的侵略政策服務，在經濟上為美帝壟斷資本家提供各種優厚待遇，讓它們肆意掠奪我國的豐富資源，敲骨吸髓地剝削我國勞動人民。正是因為這樣，拉扎克集團大受其美帝主子的贊賞。今年三月，尼克松的特使馬紹爾格林，到馬來亞訪問的時候，就對拉扎克集團在一些所謂的建設性的區域性創議中所起的帶頭作用表示贊賞，在這之前，美國駐吉隆坡大使館商務參贊柯列力斯科因達，曾經把傀儡集團為外國壟斷資本家以及馬來官僚資本家利益效勞的經濟政策捧上了天。他說：“在今後幾年中，你們將看到美國對這個國家工業發展的參與將會更多”。他又說：“馬來西亞的投資氣候很健康、政治上穩定，確實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怪不得華盛頓郵報把“馬來西亞稱為典型的尼克松主義的國家。”

為了鎮壓我國人民革命武裝鬥爭，美帝國主義不但幫助拉扎克集團訓練傀儡軍，經常派遣軍事代表團到我國活動，而且還向傀儡集團提供軍事裝備。偽國防部副部長力道丁，今年四月供認：從一九六六年到去年年底，有二百五十六名軍事人員被派往美國受訓。今年四月下旬，由一名海軍少將率領的美國國家軍事學院的三十八人代表團到我國進行三天活動。美帝還把價值兩千七百萬美元的一百輛兩棲裝甲車賣給拉扎克集團，其中的二十輛已在最近運到馬來亞。此外，美帝的所謂和平隊大搞特務活動。拉扎克集團為他們提供種種方便。據報導：去年這種美國特務共有三百六十五名，剛離任的美國“和平隊”隊長比奧摩斯竭力贊揚拉扎克集團的賣國行徑。他說：拉扎克集團很容易接受“和平隊”的服務，同有“和平隊”活動的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特務在馬來亞所參與的各項計劃，都是最好當中的一些。

拉扎克集團一貫跟着美帝國主義的指揮棒轉，今年一月，美帝要

了一個花招，提出了所謂解決越南問題的八點建議。這個建議一出籠，就遭到越南人民和世界各國革命人民的強烈譴責，但是，拉扎克却無恥地說什麼“尼克松的八點建議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以解決越南問題和謀求這個地區的和平。”卡沙利沙非說得更加露骨，他對美國記者說：“我一個也不責備你們在越南的所做所為，你們是無罪的，你們所犯的唯一錯誤，就是你們來得不够早，力量也不够大。”

在經濟上，拉扎克集團日益敞開大門，把美帝國主義強盜引進來。今年五月，佐哈里在遠東美國委員會，在紐約為他舉行的午宴上無恥地說：“馬來西亞有很年輕的人，容易訓練，容易接受新事物，紀律很好。馬來西亞有充足的勞動力，所以，我們邀請更多的美國商行到馬來西亞來。”他還透露，傀儡集團要在紐約設立一個辦事處，以便吸引美國投資者。

美帝壟斷資本家已經通過投資、貸款和建立各種企業，大肆滲入我國，據報導：美國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已從一九六八年的四億三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六億元，是主要的外國投資者之一。僅美國進出口銀行給傀儡集團的貸款就達一億九千萬美元，偽財政部長陳修信竟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去年十月，他得意洋洋地說：“除日本外，馬來西亞是唯一不用抵押就能從華爾街得到貸款的一個國家。而且，十年前就得到第一筆這樣的貸款。”

近年來，在我國建立工廠的美國壟斷企業不斷增加。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和中小工商業者被課以重稅，而這些美國企業則受到傀儡集團各種優待，例如：美國N·S電

子工業公司是第一家在我國享受九年免稅期的電子工業公司。這家公司在去年十二月申請所謂新興工業的待遇，不到一個月就得到批准。拉扎克集團為了滿足這家公司建廠的需要，悍然把檳城一個地區的幾十家農民赶走。拉扎克集團還肆無忌憚地製造失業大軍，以便大資本家壓低工人的工資。據樹膠研究院院長約克哈說：美國的勞工成本等于馬來亞的三十倍。偽工商業部長佐哈里今年三月說：“馬來西亞良好的工業氣候，穩定的政府、廉價和熟練的勞動力，吸引着外國投資者。”他在今年訪美回來後透露：“美國公司今後一年內的投資中，有兩千萬元將投入專供出口的電子工業和以木材為基礎的工業。”

無數事實證明：拉扎克集團是美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

〔接第四版〕

工人，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是自己的階級兄弟，都持有共同的階級利益。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馬來沙文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破壞工人的階級團結的所謂民族主義，要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去揭穿和打擊拉扎克集團進攻工人的一切陰謀，堅持針鋒相對的鬥爭，保衛各族工人的利益。





阻美運坦克往越南—— 日工人學生繼續示威

〔東京八月十二日訊〕在東京東南二十五哩相橫原美軍補給站前舉行一整夜反戰示威的一群工人、學生，上週五晚（八月十一日）與前來鎮壓的反動軍警發生衝突，據說有四名學生被捕。

這群工人、學生在此間示威糾察的目的，乃在阻止美軍當局將在該站修竣的四輛坦克運往越南，殺害越南人民。

這項示威行動得到橫濱市市長的支持。橫濱市市長拒絕批准該批坦克車在市區街道通行，理由是坦克車超過市公路法律規定的重量。

最近，傳說相橫原美軍當局正考慮把坦克車拆為三部份，然後由美國飛機從附近美軍橫田空軍基地運往目的地。

日本工會爲了使是次“阻運”鬥爭獲得成功，已號召該軍站日本工人，如果軍站當局要他們把坦克車拆開，他們應當馬上進行罷工，以阻止坦克運往越南。

美各階層人民 大半反對越戰

〔紐約八月十七日訊〕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所主任巴頓教授指導的“美國各界領袖意見”調查報告書稱，除了共和黨政客與官員之外，各界人士大多數都反對越南戰爭。

巴頓說，各界領袖大多數同意下列課題：

(一)反對在東南亞動用戰術核武器。

(二)接受拉丁美洲的左派政府。

(三)相信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根本是民族主義力量，而不是受任何其他強國支配者。

救濟貧民，防止通貨膨脹，解決失業問題。據該調查報告書稱，唯有中選與做了官的共和黨人，才希望越戰繼續下去。

越南水利部長 指責美帝襲擊水利工程

〔河內八月八日訊〕越南《人民報》八月七日刊登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水利部長何繼晉向該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他在談話中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襲擊越南北方堤壩和水利工程的罪行。

何繼晉部長駁斥了美國國務院爲開脫美帝襲擊越南北方堤壩和水利工程的罪責，而散布的所謂“誤炸”的謬論。他指出，美帝在四個月內對五十八段河堤和三十五項水利工程轟炸了達一百七十多次，而且轟炸的次數與日俱增：一九七二年四月份十八次，五月份四十六次，六月份四十六次，七月份六十三次。他說，難道美國吹噓爲十分準確的萊塞光制導炸彈，竟然會“誤炸”到這種程度嗎？可見尼克松的聲明和論調，只是爲了欺騙和掩蓋它正在繼續採取的罪惡行徑而已。

何繼晉部長說：“我們的堤壩是用泥土築起來的，在洪水爆發之前遭到襲擊，將會大大地減弱抵擋

水流的壓力的能力。炸彈炸中堤面，切斷堤壩，使彈坑周圍的河堤斷裂，這是危險的；即使在堤壩周圍爆炸的炸彈的危害性也不小，因爲它使堤基動搖，堤身內裂，在目前和今後的雨季里將會造成無可估量的後果。”

何繼晉部長說，根據水利、堤壩專家的計算和人民的經驗，本來這些堅固的堤壩系統，如果不遭到美國強盜的襲擊，是有足夠的能力對付像過去的最高水位（一九七一年洪水水位）的洪水的。

何繼晉部長指出：很明顯，美國襲擊堤壩和水利工程是蓄意的。

一旦發生決堤，尼克松政權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紐約時報》再揭發

西貢政權虐待政治犯

〔西貢八月十二日訊〕據《紐約時報》報導：由越南南方監獄所暗中帶出的文件，以及對一些前獄犯的廣泛訪問，足以使人明瞭西貢政權對待政治犯的罪惡行爲。

該報引述一篇從監獄傳出的報告說：

阮氏廷被木棍毆打至失去知覺。當她醒來的時候，她被迫脫光衣服，站在約十名行刑者之前，監獄警察還用香烟頭燒她的奶頭。

鄭寶班的臉部受到重毆，以致眼睛發腫，影響到視覺。監獄警察還用針，刺穿他的手指頭、用亂棍毆打他的胸口和足踝，直到他不能行動。

白雪遭毆打，並被吊在強烈的燈光下，之後又被關進一間一半淹水的暗室中，讓老鼠和臭虫往她的身上亂爬。

《紐約時報》說，這三個被疑爲共產黨同情者的青年學生，和其他成千上萬名被捕的學生、工人

、農民、婦孺所受的虐待相同。

一名曾被西貢警察拘留所拷問，而惟一沒有被毒打的婦女報告說：“當你受審問時，你可聽到其他被虐待者的呼叫聲；有時他們還特地給你看到進行虐待的情形，目的當然在於使你害怕而招供。與我同牢的兩名懷孕婦女，一名被毒打，另一名被打到足踝發腫。一名女中學生則被他們用樹膠帶綁在頭上，並加以虐待，使她雙眼凸出，頭痛不止。”

事實證明，西貢傀儡政權的這些法西斯毒刑，並不能使愛國的越南人民屈服，而只能加深他們的仇恨，激起他們更英勇地反抗。

英碼頭工人抗暴鬥爭

〔倫敦八月十四日訊〕英國碼頭工人罷工進入第十七天。

在罷工期間，英首相薩斯派遣反動軍警向工人挑釁，結果在林肯郡附近港口演成衝突。罷工工人英勇抗暴，擊傷多名警察。



工人運動形勢大好

今年四月以來，馬來亞大陸各地的罷工鬥爭，已超過十七宗。這些罷工鬥爭，大大地打擊了反動資本家的經濟利益。因此，有一些不堪一擊的資本家不得不向工人低頭，接受工友們提出的條件。但也有部份頑固不化的反動資本家，以為有反動政權的鎮壓工具的撐腰，就可以自由地騎在工人階級的頭上作威作福，真是痴心妄想！

儘管反動政權利用何等毒辣的手段對付罷工工友，但是有正確思想武裝的工人階級，是不會被嚇倒的。許多工潮的長期堅持，就是最好的證明。如八打靈再也德成隆運輸有限公司的八十多名各民族工友，為了抗議反動資本家無理開除工人和沒有付清六月份工資，而展開罷工鬥爭。這一罷工鬥爭已堅持了四十多天。一位工友代表說：“我們已經向反動資方提出五項復工的條件，但是這個頑固不化的老板却始終拒絕我們的條件。他們以為有反動政權做後盾，就可以仗勢欺人。但是不管怎樣，我們將把罷工鬥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今天，祖國各地各行業工人的罷工運動日益蓬勃，這一運動勢必將發展成為埋葬帝修反的革命力量。

揭穿偽職總的新花招

去年，官僚資本的“交通工友合作社”成立時，偽職總頭目們不是說過，駕駛“交通工友合作社”的德士和小型巴士的工友們，每個月的收入扣除費用之後，還有六、七百元；同時幾年以後，還可以擁有該輛車。可是今天許多駕駛“交通工友合作社”車輛的工友們，不但得不到那麼多的收入，有的甚至沒有能力繳分期付款，連偽社會事務部次長也只好招認：“許多工友為了應付分期付款的債務，不得不去

星島政治被拘者發表聲明 揭露偽國慶的真面目

星島政治被拘者八月五日發表聲明，揭露偽國慶的真面目，聲明摘要如下：

勞民傷財的八月九日偽國慶的來臨，只有加深燃燒在我國馬來亞（包括星島）各民族人民心中的仇恨，祖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苦難的日子，這仇恨絕不是李光耀傀儡集團滿口甜蜜的諾言所能遮蓋的。

我國人民為了祖國的解放，為了趕走佔領我國的英帝國主義侵略者，長期以來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在革命鬥爭的打擊下，英帝國主義不得不改變其統治方式，以便維持其衰弱的殖民統治，因而便製造了“馬來西亞聯邦”和“星加坡共和國”兩個所謂獨立國家。現在同是生長在馬來亞土地上的人民有着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却被分居在兩地。拉扎克政權和李光耀政權就是英帝國主義所操縱的兩個傀儡集團，它們極力和日益滲透我國馬來亞的美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殘酷壓榨我國廣大勞苦人民。

帝國主義反動派所實行的分治政策，使我國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今天，我國的經濟命脈還是掌握在帝國主義反動派手中，我們不得不借錢來還這些欠款。

在這種入不敷出的惡劣情況下，造成許多工友乾脆地把德士或小型巴士退回給“交通工友合作社”。

近來由於將車輛退回的工友日益增多，逼得偽“交通合作社”的官僚資本家不得不耍出一個新花招，說決定“要把每期款項減低二、三十元”。表面看來，彷彿對工友有利，但其實並不是這樣，因為它們卻把分期付款的期限延長四、五個月。所以它們實際上又從這四、五個月里撈回與過去相當的款項了。由此可知，所謂給工友們減輕分期付款的負擔，不過是官僚資本家的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欺騙花招而已。

在帝國主義的手中。祖國土地的財富，任由它們掠奪，祖國人民的血汗，任由它們吮吸，這是祖國人民絕不能容忍的。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不可抗拒的國際潮流，唯有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權，才能過好日子，祖國人民要建立起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權利才能得到保障。

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我國人民絕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所玩弄的“獨立”、“選舉”、“議會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類的政治欺騙上，唯有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不怕困難和犧牲，積極展開群眾鬥爭，直到徹底推翻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殖民統治，我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人士的利益才有保障，佔我國人口九十巴仙以上的各民族人民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接第三版）

手段，要人民接受家庭計劃。

李光耀政權對家庭計劃所“闡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論據，都是反動和欺騙人民的，一定要徹底給予暴露。

今天，在星島以至整個馬來亞的殖民地社會，人民的生活普遍悲慘和窮困，不是因為他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拖累，而是他們被帝國主義所奴役，遭受重重壓迫和剝削的結果。

家庭計劃或許可減輕窮困家庭的父母的一些重擔，然而，它絕不能使他們擺脫窮困、悲慘的境遇。

要徹底剷除人民的貧窮，只有一條道路——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鬥爭，埋葬一切反動派，建立人民的國家！

平與禁止核武器。
投在該市所造成的悲劇，大會呼吁實現相
行追悼會，哀悼在廿七年前第一顆原子彈
數以千計之日本人民，最近在廣島舉



世◎界◎點◎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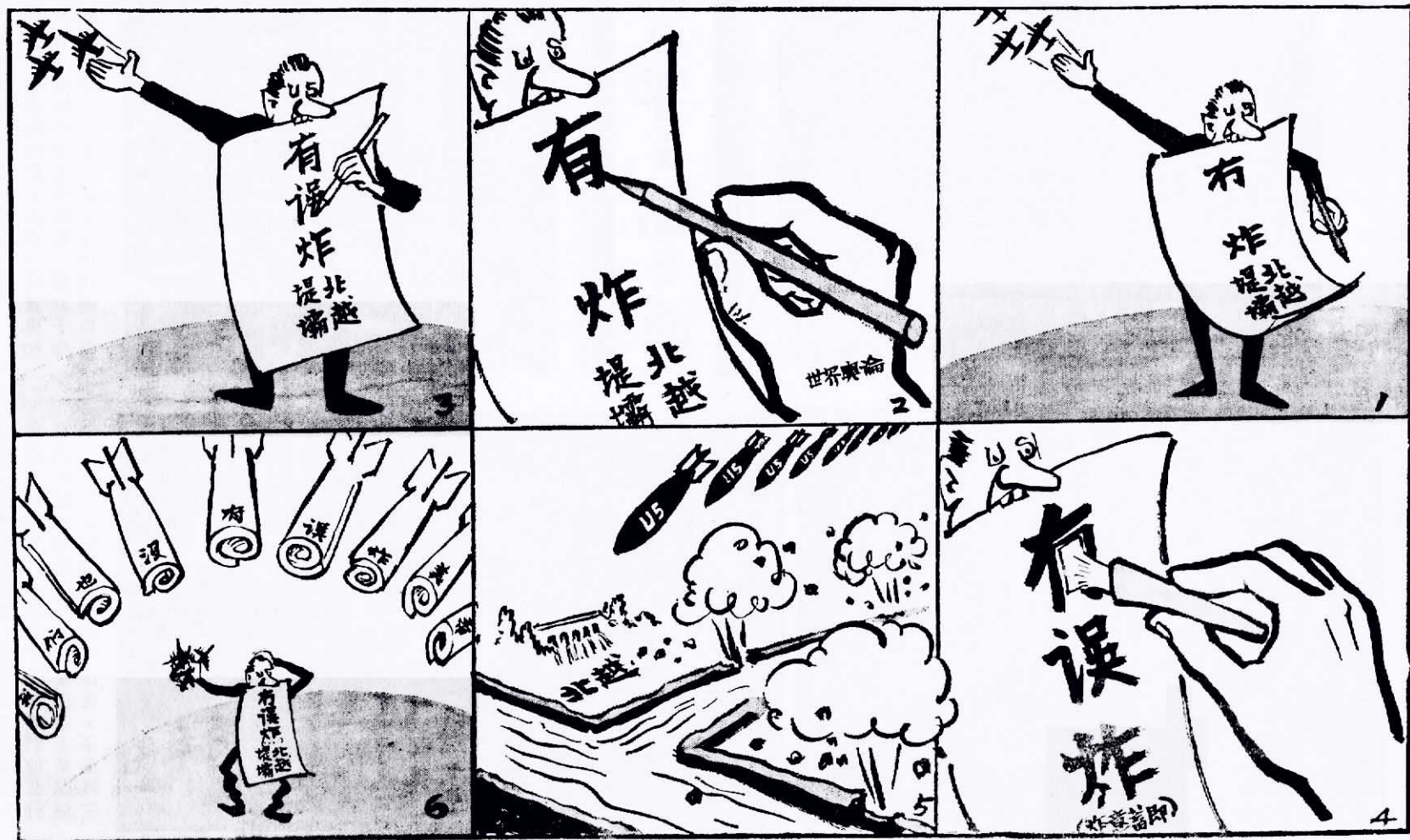


反美標語。
舉繪上老鷹，炸彈與死亡標誌的美國旗和
警察衝突，有數十人受傷。圖為示威者高
尼拉舉行反美示威，在美國大使館附近與
菲律賓民主運動的會員，上月中在馬

罷工，工潮影響全國，至今還在持續中。
法庭下令拘禁五個碼頭工友。他們還進行
倫敦的彭頓維監獄外示威，抗議工業關係
英國各行業職工會的會員，不久前在



，他們以鋼板為盾牌向英軍進逼之影。
爾法斯的安德森鎮，群眾進行大規模暴動
最近，北愛爾蘭的局勢又告急，在日



謊言掩蓋不了事實

(轉載)